



## 一年來的中國經濟

平 鳴

一九三二年就要過去。關於這一年的中國經濟情形，雖然現在還不能夠有全盤詳盡的統計與材料，可是手頭的事實，已足以證明這一時期中，中國各部門的經濟，沒有一門不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中，幾乎沒有一個部門，沒有「致足生死」的問題存在。

農業是中國經濟中最重要的一部，而在這一年中，可以說牠是經過了最後一次「不及格的考試」。去年中國農村，因為天災人禍，造成普遍的欠收。但是中國農產品這一生產的不足，卻因為世界農業生產過剩的關係，市場上還是表現糧食的豐裕。農民欠收，本身已經是減少了一年的收入，又因外國糧食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使糧食價格，並不分提高。農民經濟並不能得糧食高價的多少利益。今年，這種惡劣條件，去掉了一些。今年的農產品，一般的都是豐收。譬如棉花的產額，去年全國生產計五百五十二萬四千担，而今年竟達八百二十三萬三千担，比較前年的七百五十四萬八千担，還要增加。今年與去年相較，棉產額要

增加約百分之五十；而根據最樂觀的估計，今年棉花的消費量，比去年至少要少百分之七。在這種中國棉產的過剩狀況之下，外國棉花的進口，還是源源不絕。截至本年九月底止，洋棉進口的數量，已達三百四十五萬四千餘担了。到今年年底為止，洋棉進口，當等於本年棉產額的百分之五十。由棉花充斥而形成的棉價下跌，將使農民購買力，格外縮小，農民經濟再生產的可能，變到絕對的限制。

米麥的情形，也是如此。今年米麥全國一律豐收。但是世界的米麥，今年更其過剩。單就麥子一項來說，今年產額有十二萬萬普歇耳，而消費量約祇有七萬五千萬普歇耳。這過剩的麥子，一定擁入中國。據海關統計，截至九月底止，米麥的進口情形如下：

貨名	担	海關金
米	一八，二九七，七七三	八二，二九四，六八二
麥	一一，八五二，三六八	三四，七五九，六〇三

米麥豐收，市價狂跌，照例至少應當限制糧食的進口。然而我們中國人，一則貪圖利益，二則受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儘管會進口糧食的。據報章所載，中國當局者，竟一批二批的去訂購美麥，為剩餘的美麥找銷路，而不顧中國自己的死活。結果，糧食市價繼續狂跌，現在的平均市價，比去年今日，要跌落二分之一以上。今年的米麥產量，比去年增加不到一倍，而價格卻減少一半以上。農民經濟，在這方面，是得不償失的。然而農民的負擔，卻因為豐收而加重。安徽的米照捐，江蘇的丈量田畝，是田賦增加潮流中弄得盡人皆知的實例。多半的加捐增稅，不是這樣「聞名」的。

譬如以浙江做例子。照晨報所載（本年十月二日新夜報）浙江西區如嘉興、嘉善、平湖一帶，農田每畝收獲，至多不過計米一石六七斗，全數糶去，祇值九元餘；而繳租納稅及其他成本費，卻要十二元。因此種田一畝，反虧本三元。豐年對於農民，變成死年了。

再說蠶絲方面。自從世界絲貨過剩，中國絲的出口，就受到致命的打擊。所以不論中國絲的年成如何惡劣，中國絲連在中國本國市場上，還是表現過剩。今年的絲市，更其衰落得有點「荒唐」。近來上海的絲市交易，每天竟會祇有幾包的交割。這簡直不成其為市場了。

絲業的不振，卻因人造絲的擁入中國而更趨嚴重。今年全世界人造絲產銷情形，與去年比較，約略如下（以千鎊為單位）

產額

銷額

一九三一 四六七，五〇五 四四〇，六〇八  
一九三二 四八三，二三一 四七〇，六五五

表內今年的銷額，是預計的數目。這樣過剩的人造絲，是預定要大批銷入中國的事實上。截至九月底止，中國已進口價格一千零十六萬八千七百九十八海關金的人造絲貨，約等於關銀一千二百萬兩。產絲的國家，進口這許多絲貨，鄉村絲業的破產，就可想而知。

根據上述三種重要的農業部門來說，我們可以見到，今年中國農村是處於很特殊的狀況之下。從中國農業一般的落後性來說，事實上中國農產品，自然是祇會生產不足的。在世界經濟恐慌之下，欠收的農產品，被過剩的舶來品所「沖淹」，卻會變成生產過剩。這使農民收穫既少，而市價又不高，因此，他們經濟的苦況，就無以復加。今年總算是有收穫富足的一個條件，這至少是農業可以勉強略略「振興」一下的一個條件，那知結果是比去年還不如。這裏作祟的是外貨的壓力與農民應繳的租稅，在起內外夾攻的雙重作用。在不變更這一夾攻的形勢之下，我們再也不會找到比今年更優越的條件，則今年農村的破產，將是農村「此路不通」與「非另找出路不可」的象徵。

然而中國的農村，還不僅受這豐收的「惠」。在「遍地」豐收之下，還有遍地災害的地方。山西一省，今年水災嚴重到了萬分。全省被災計有三十二縣。許多村莊，都是全部被淹沒了，全村人民，完全死亡。

據報載

「此次釀成巨災，可謂半由於天，半由於人，而為政者之疏略，實亦難辭其咎。言汾堤之決口，實因壩堤失修之故。」

「……言并市本一盆地，數十年來賴以避免水患者，一以人稀地曠，一以乾池涸河之多，可以容大量之水，故從未釀成水災。年來……官方極力填埋乾河涸池，河涸地迫填平後，即劃為官產，投標售賣……天雨一大，水即無法排洩，人為魚蝦，意中事也……」

(八月十九日新夜報)

所以有的地方，人們會使農人豐收而不聊生；有的地方，人們又會製造「天災」而使村莊湮沒。今年的農村，是兼有一切條件，而終究不能一振的。

農村這樣的破產，自然使農民極度的貧窮化。這除造成死亡、流離、盜匪、騷動外，還造成農民購買力的再度降低，中國市場的再度縮小。

這對於工業說來，至少發生兩種影響。第一，工業製造品的銷路，更為縮小；城市工業不僅失去擴大的基礎，而且勢必至於收縮。第二，大批失業農民，構成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擁擠，因此工資普遍的減低，勞動者生活普遍的貧窮化，勞動者購買力的低落，市場又一層的縮小，工業又須緊一層的收縮。

事實確是如此。

中國各部門工業，不論是舊式特產業或新式機製品業，今年都凋零不堪。譬如著名的杭州綢業，衰落的狀況，真是不堪設想。用表例顯示，

約略如下：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機戶 三一〇家	機戶 二五〇家
六〇〇機台	四八〇機台
包工 二〇〇戶	一二〇戶
機戶 三一〇機台	二四〇機台
縑絲廠 四家	二家

舊式絲紡織業是如此，新式的紡織業，也不比牠高明。機器紡織業，在中國民族上是佔最大最重要的地位。這些工廠，多半集中於上海。今年在紡紗錠子及織布機器上說，雖然沒有什麼大增減，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卻是開工停工的比例。今年全國紗廠的錠子與全國織廠的機器，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停過工的。所以名義上錠子與機器是存在着，而且甚至於會增加些，而實際上，牠們不是全部在運用的。因此，紡織業今年的經營，就多遭逢空前的虧折。擁有十二所麵粉廠與九個紗廠的兼為紗麵大王的榮宗敬氏，在其營業中，竟負債至四千萬元左右，而不得不向美國借款三千萬。著名的七家雙宮絲廠，今年僅存的兩家，又於十一月二日起停工。

現在為節省篇幅起見，不將這些材料，詳細記載下來，而僅僅從最顯明的銷路這一事實作為證據來說明。

今年，尤其是近來，因縮小的市場上容納不下那雖已縮小的生產

量，卻造成一種「大減價」的怪現象。這種現象，現在是普遍了全國。甚至於在山西那種地方，據報載，時常「各商號之門前，更花樣日新。或則云大減價，或則云送贈品，或則謂打倒折扣……偶然徒步街中，則綢緞廣告術藥店茶店鞋莊之傳單，可接若干張，一若主顧百年不上門已急。急然者，開并市未有之現象。至如定期減價者，必有為幾週紀念之盛會。其實於期滿以後，藉口酬謝主顧，再復展期，連連不斷，迄無已時。」實際上這是各處通行的現象。連上海一埠，本來是消費者最集中的地方，這「減價」的現象，也是連連不斷，甚至於在廉價期中，還有所謂特別廉價的貨品等等。

生產縮小，而市場更其縮小。這便是事實的真相。

在這經濟破落中，交通事業的破落，更有雙重的意義。交通事業，本身是一種工業，牠的衰落，是一種工業性的衰落。同時，牠又反映商品周轉的減少，特別反映各商埠間商品周轉的減少。招商局的現狀，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招商局是中國最大的航業公司。該局全部財產，約值五六千萬兩，而負債的數目，竟已達到一千七百萬兩。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根據這財產總值，每股股份，應該值一千多兩銀子，而市價祇值約三十兩。這是很顯然的證明。招商局的產業，其不生產業的程度，令人咋舌。其全部財產，大約祇四十分之一是在發生作用！

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凋零，既是如此，而外資的力量，也不見得有怎樣的進展。

民族工業衰落，除因為中國市場絕對縮小外，還是因為外貨和外資的排擠作用，佔取民族工業原有的市場的緣故。這是事實。本來自從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因為金貴銀賤的關係，外貨在銀價上的高昂，使牠很難找到銷路。譬如英國的棉布，近年來在中國市場上，受到致命的打擊。然而今年價格下降的程度，已經超越金貴銀賤這一障礙。英國輸入中國的棉布，在一九三一年頭九個月中，計五千七百萬平方碼；而今年首九個月來，則達一萬萬一千五百萬平方碼，增加了一倍的銷路。列強是犧牲中國利益，而在中國經濟中取得勢力的。

但是在總的方面說來，牠們在中國經濟中，並沒有擴張牠們絕對的勢力。

首先就是進口貨的數額。列強輸入中國的進口貨，在總數上，今年比去年要少：

年代	貨值(兩)	每月平均值(兩)
一九三一	一、四三七、七〇〇	一八、六四、〇〇〇
一九三二(九個月)	八三三、七五〇、二六四	九一、七五〇、〇〇〇

至於列強的直接投資，則除上海等幾個商埠以外，所有投資，都是收縮了。而即使在幾個重大商埠中，牠們投資的性質，也發生變更。牠們投於直接生產的資本，祇有些市政公用企業中的換新換舊部份。此外，牠們的資本，都是用向收押中國企業，賣買各種有價券，而且是外國的有價券，以及地產事業的經營。

收押中國企業對於生產上，並沒有發生變化，這正和收買股票或其他有價券一樣，是財產權的轉移而已。這裏是民族資本消滅於外資之中的事實。招商局負債一千七百萬，其中有七百萬是屬於匯豐的，這是以四個碼頭作爲抵押的。中國有許多產業和股票，許多公債，都落入外資手中。可是這對中國經濟，並不增加一些什麼。在生產投資與這種金融投資比例的消長中，今年金融投資百分比的增加，是表明列強在華經濟的收縮。

不僅如此，就是關於那都市建設的地產公司，牠們的營業範圍，我們很容易看到他們的傾向於不生產：抵押，代收租金，土地買賣，保險等投資比真正營造投資，要增加得快。所以，連所謂都市範圍的建設，都是循着下降的速度。

在這裏所見到的一個重要點，就是帝國主義在華力量比例的變更。今年，美國是捷穩的站在日英之前了。今年一月至九月幾個月來，美日英輸入中國的貨值，情形如下：

## 貨值(海關金)

## 百分數

日本	一〇二，二六四，〇〇〇	一四·一七
英國	八一，七七二，〇〇〇	一一·三三
兩共	一八四，〇三六，〇〇〇	二五·五〇
美國	一八六，三五二，〇〇〇	二五·八三

美國輸入中國的貨值，比英日兩國輸入總值，還要多二百三十一

萬五千海關金。可是這祇是美日英三國勢力比例的變換，並不是貿易絕對的伸張。據美領事館統計，今年九個月來，美國對華貿易總共計值美金四，六九一，四七九元，較之去年同期的二五，二〇七，四一三金元，實減少一〇，五一五，九三四金元，即百分之七十五。單就上海一埠來說，去年一月至十月十個月中，貿易總值計達三三，三六三，二二一金元；而今年十個月來祇有五，二八八，一一八金元；比去年減少二六，〇七五，〇〇三金元，約百分之八十四。佔對華貿易首位的美國，其對華貿易額是銳利的減少，而對於上海一埠的「開發」更是可知其真締。

在中國經濟這一總崩壞中，在今年有一特有現象，就是排除外國經濟力量的傾向。這一情形，照例應該使中國民族工業，有發展的可能。中國人民購買力的縮減，是外資在華勢力唯一致命的限制，是外資自己在華侵略所造成的結果，是沒有法子可以超越的。如果經濟抵制真能雷厲風行，則民族資本，未始不可以在外資的消瘦中膨脹起來。可惜事實並不是這樣。外資的偉力與現在在中國經濟的屈服於外資，使前者的侵入，是無法澈底抵抗（更不用說消滅）的。

在華輪衰落中，洋輪卻在增添。荷蘭伊埃輪船公司，新近調撥一曉男爵號商輪，在舊金山，上海，香港等處間航行。美國耶勞曼輪船公司，決定將航行紐約舊金山間的尼頓航輪，延長到中國沿海各口岸。英國也



由舊金山來上海。

甚至被抵制的日本，也飛快的振作起來了。先從日本對華貿易說。

時期	日輸華(日金千元)	華輸日(日金千元)
一月	四,七二五	一,七三二
二月	五,八六二	九,六三五
三月	一,六七九	八,一一一
四月	一四,五五五	七,八六七
五月	一五,〇二七	九,三四八
六月	一二,一二四	六,四九五
七月	一二,〇六三	四,六九四
八月	二九,六六九	九,三〇〇
九月	二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十月	二七,五八三	一六,〇五三
去年十月	一五,〇八九	一五,四四七
增	一二,四九三	六〇六

上表表明，自八月來，日華貿易大增，超過去年的記錄。而這超過的主要部份，還是日貨的活躍。豈不是我們愈抵制而日貨進口愈多了嗎！

跟着日貨在華的活躍，日本在華企業，也活躍起來。連日本航行中國的輪船，也逐漸恢復舊狀。十月以前，日本在長江與南華一帶的航輪，

雖在開駛，卻沒有定班，而且載不到什麼貨物。從十月開始長江一帶，已有四隻輪船經常裝貨運客；南洋一帶，已有五輪經常裝運貨客，中國沿

海航行，已有十二隻輪船裝貨搭客；而中日一路，已經有九隻船了。在上海江海進出的，經常已經有三十六艘，載重十二萬噸。不僅如此，日本佔

據東三省，已經有系統的進行積極政策，將東三省作為根據地，以支配

全中國經濟。日本正在運用所謂「滿洲國」的關稅政策，經過「滿洲

國」對中國本部的貿易企圖操縱中國貿易，牠還在運用一切其他的

方法，在囊括中國經濟。這都是經過最嚴密的經濟上手段的。自從十一

月五日起，上海忽然開始裝運現洋到東北去。十一月五日第一批計一

百七十八萬元；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批計三百五十一萬元；十一月十九

日第三批計三百萬元；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四批計達四百零九萬元。前

後二十天，已運往現銀一千三百三十八萬元。第四批運出，第五批已在

報運，約有三百萬元左右。運銀的日子愈隔近，而所運數目又愈多。這不

僅是最劣等的接濟日本在滿資本的辦法，而且是日本經過東三省，吸

收中國現金手段的勝利。還虧有臉不要，命不要的中國銀行界，還出來

說什麼「純粹營業上關係」的怪話。

總結起來，今年中國的經濟，是處於特殊的一個時期。一方面，農村

有豐富的產品，中外資本都有巨量的閒散，商品也不論中外，都有餘額；

而另一方面，外國經濟力量在中國盡力的擠壓，美國在中國經濟中，佔

首要的地位，而日本則利用東三省，着手操縱全中國經濟，租稅層層的

加重，人民購買力急切的縮小。這兩方面的成份，在今年一年中，交相作

用起來，結果中國經濟竟飛快的僵縮於美日英的競爭之中。

這一年這許多應有的盡有的經濟條件的錯綜，促使中國經濟急進